第一部　峥嵘岁月

一　辍　学

冷酷又凶狠的瓦西里神甫此时正用阴冷的眼神瞪着全班的学生。只听他用恶狠狠的声音叫道：

“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就见四个男生、两名女生应声从板凳上惊慌地站了起来。孩子们惊恐极了,他们甚至不敢去看瓦西里神甫那闪着要吃人般目光的两只小眼睛。他们不敢想象盛怒下的瓦西里神甫会怎样对待他们。

瓦西里神甫命令那两名女生坐下了。然后他一步一步地逼近四个男生,终于,他在四个男孩面前停了下来,死盯着正抖成一团的四个孩子,从牙缝里挤出这样几个字：

“谁会抽烟?”

四个男生都胆怯地回答：

“我们不会抽……抽烟。”

“宝贝们,你们说你们都不会抽烟,是吗?那就让咱们来看看吧,都把口袋翻过来,快点!快翻过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个男生开始往外掏口袋里的东西,并把它们放在他们破旧的书桌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了这三个男孩口袋的每一条缝,但他没找到他想找的烟末,他拍了拍他肥壮的双手,又把目光转到了第四个男孩身上。

这个男孩始终没碰过自己的衣服口袋。他穿着破旧的衣衫,却长着一双黑亮黑亮的眼睛,他的名字叫保尔·柯察金,人们都叫他保尔或者叫他保夫鲁沙。

保尔见瓦西里神甫可恶的目光转向了自己,他忍住心中的仇恨与惊慌,用手指了指已经被缝死了的口袋,对瓦西里神甫说道:

“我没有口袋!”

“没有口袋?你以为这样我就不知道是你干的坏事?对不对?你以为你可以骗得了我?那你就错了,你这个坏坯子!这回你可得从这个学校给我滚出去了!”瓦西里神甫使劲揪住了保尔的一只耳朵,把他拽出了教室,又推到了走廊上,然后,把教室的门重重地关上了。

保尔被赶了出来,他坐在校门口最下一磴台阶上哭了……

保尔跟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下了仇。那一次,保尔因为跟一名同学打架,受到了老师的惩罚:不准回家吃饭,但老师又怕他在空教室里胡闹,于是把他送到了高年级教室,让他坐在了最后一排椅子上。由此,保尔和瓦西里神甫之间的仇视埋下了种子。

高年级学生这节课上的是地理课。瘦瘦高高的高年级地理

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跟地球差不多。这种说法,使保尔惊讶得不得了,他心里想:圣经上可不是这样说的。'保尔真想站起来问老师,可他怕挨骂,就没敢吱声。

保尔和他母亲都是虔诚的教徒,圣经这门课,神甫瓦西里总是给保尔打满分。新约、旧约和所有的祈祷词,保尔都背得滚瓜烂熟。他深信 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且是不久前创造的,而并非像高年级地理老师讲的那样。可那个高个子地理老师讲得那样肯定,不像在骗人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小保尔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他可真糊涂了 最后,保尔决定 向瓦西里神甫问个明白,尽管他的胖脸有点吓人。

等到上圣经课的时候,当神甫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起手来,在得到神甫的允许后,他站起来认真地说:

"神甫 我听高年级的地理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可是……,,

小保尔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一声炸雷般的呵叱打断了,接着就听见瓦西里神甫粗暴地叫喊道:

"混账东西 你怎么能这样胡说 看我怎么收拾你!"

没等保尔分辩什么,瓦西里神甫就揪住了小保尔的两只耳朵,并把他的头用力往墙上撞击,一分钟以后,保尔就已经鼻青脸肿了, 吓得半死的保尔又被瓦西里神甫无情地推到了走廊上。

可事情并没有到此中止,小保尔回到家后又受到了母亲的责骂,并且于第二天一早,母亲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甫开恩,



让她的儿子——保尔回校念书。在母亲的痛哭和请求下,保尔总算可以回到学校了。

从这件事后,保尔对瓦西里神甫是又怕又恨。生性倔强又刚强的小保尔永远不会忘记瓦西里神甫对自己的无端毒打,他把仇恨的种子埋在了心底,外表上却不敢有所表示。

在以后的日子里,瓦西里神甫总是找借口对保尔进行侮辱和惩罚。他不让保尔上课,一连几个星期罚保尔天天站教室的墙角,并且从来不过问保尔的功课,因此,导致了保尔圣经课的不及格,不得不与其他五名同学在复活节前到神甫家去补考。保尔与瓦西里神甫之间的仇恨加深,同时也使得保尔的处境更加不妙了!

就在瓦西里神甫家补考的当天,四名补考的男孩子与两名补考的女孩子在神甫家的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保尔闯下了自己都不知道后果会多么可怕的大祸。

瓦西里神甫家的厨房桌子上,摆着一块干净的发面,这是神甫留着复活节用的。补考的六名学生对神甫都是又怕又恨的。保尔的好伙伴谢廖沙·勃鲁扎克说:

“来!咱们给这个害人的老家伙的面上放点佐料吧!”

保尔看着桌上的白发面,此刻就像看到了瓦西里神甫那张阴冷的胖脸,心中的仇恨不可抑制,他毫不犹豫地把一小撮烟末撒到了发面上,其他三名补考的男生也都照做了。

孩子们以为这事没人看到,神甫是不会知道谁干的,可他们想错了,就在神甫发现发面被弄脏了的同时,他就认定了这事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保尔干的。

所以,保尔被再次赶出了学校,这次任凭母亲怎样地哀求与哭泣都得不到瓦西里神甫的谅解,校长也根本不听保尔的任何说词,狠心地把他推出了学校的大门。

保尔不得不中断了他的学业。可年龄尚小的保尔被迫辍学后,他还能干什么呢?

二 做 工

由于得罪了瓦西里神甫,保尔被学校开除了。母亲于无奈之下,把他送到了车站食堂里去做杂工。

车站食堂里往来的客人很多,生意不错,需要做的杂活儿自然就多。保尔的工作很简单,却相当的累。他负责在洗刷间烧一口大锅和两个大茶炉,要保证它们里面的水始终是开着的,并且烧大锅和茶炉的柴都要由保尔自己来劈。保尔顶班一次要干一天一宿,然后在家里歇一天一宿。这样,他和另外一个比他略大一点儿的男孩轮流交接班做这份工作,工钱是每月 8 个卢布。工钱实在很低,这份活儿对于不满 12 周岁的保尔来说却太重了。

保尔的劳动生涯就从他上工的第一天开始了。保尔从未如此卖力气地干过活儿,他不想丢自己和他母亲的脸,他明白 这

个地方和家里不同,在这里若不听话,得罪了老板和堂倌,他就得吃耳刮子,还得又被赶走。保尔拼命地干活儿,以至引起了其他女工对他的好奇,她们说他像个疯子似的,干起活来不要命。

保尔第一次当班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他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早晨 7 点钟,一个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他的班。这个男孩看到什么都弄妥了,茶炉也烧开了,又看到比自己矮半头的保尔,便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对保尔吩咐道:

"小饭桶,听着,明天早上准 6 点来接班!"

保尔不解地反问道:"不是 7 点换班吗?"

"你跟我废什么话,饭桶,别人都七点钟换班,可你得给我 6 点来换我的班,听清楚了吗?"

那些刚交了班的女工都有兴趣地来到这两个男孩跟前,听他们的对话。

保尔被男孩那不把他看在眼里的轻视态度和无赖腔调激怒了。他朝男孩逼近一点,他真想给他一拳,但他怕头一天上班就打架,自己被开除,于是,他忍住火,铁青着脸说:

"明天我准 7 点来,我可不在乎你,你要想跟我打架,你就试试!"保尔愤怒地挥了挥手。

男孩被保尔的气势吓着了,他竟有些怕这个黑红着脸的小男孩,他不知所措地说:

"咱们走着瞧!"

头一天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感到自己是个自食其力的人了。他边走边想:"学校把我赶出

来,倒也不坏,反正那可恶的瓦西里神甫也不让人安生,若现在让我碰到他,我准吐他一脸唾沫 还有早上那小流氓敢欺负我,我迟早会收拾他 !'保尔这样想着,已经到了家门口。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饮,一看到保尔,就慌忙问他:

“ 怎么样 ?'

“ 一切都好得很 !'保尔轻松地回答。可是他的话音刚落,他的轻松情绪便消失了,他从敞开的窗户里,看到了他哥哥阿尔焦姆那宽大的后背。

保尔的哥哥阿尔焦姆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在机车库干活,平时不总回家住,可保尔真是有点怕他。

保尔迟疑不决地打开了房门。他想阿尔焦姆说不定会骂他,甚至会揍他一顿。

阿尔焦姆坐在凳子上,说不清是嘲弄还是蔑视地看着保尔说:

“ 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 客门学问都学到手了,现在谋到了好职业了,是吗 好,你可真行 !”

保尔两眼盯着一块破地板,专心地琢磨着一个冒出来的钉子头。阿尔焦姆却从桌旁的凳子上站起身来,到厨房去了。

“ 看样子不会挨揍了。'保尔松了一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详细询问了保尔班上发生的事情。

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并且忍不住哭了。

“ 好吧 弟弟,过去的事就算了,往后你可得小心,要是再被

从那儿给撵出来,叫妈伤心,有你好看的 你这个鬼东西,现在该闹够了吧。等你干上一年,我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老是给人倒脏水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我们要好好做人,给自己争口气 !”

说完,阿尔焦姆站了起来,穿上衣服对母亲说:

“ 我出去个把钟头,办点事。”

阿尔焦姆一弯腰,跨出了房门。

夜晚,保尔在床上,反复地摆弄着一双新靴子和一把小刀,这是阿尔焦姆这次回来带给他的礼物。

车站食堂昼夜不停地营业。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这两年里,他的工钱由 8 个卢布长到 10 个卢布,可他所经受的苦难却比这报酬要多得多。

在地下室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繁忙,干活的有二十多个人,十个堂倌从餐室到厨房穿梭搬地来回奔忙着。洗刷间里工作的除了保尔和另外一个男孩外,都是女工,她们每天在热气腾腾的地下室里机械地忙碌,厚重的水气弥漫在她们的四周,看不清她们的脸,听不清她们的声音。

保尔在这两年期间,看到的就是只有这厨房和洗刷间了,这里是社会的缩影, 向保尔也向人们展示着底层社会的生活镜头 。

保尔绝大部分的工作是在洗刷间里烧那口大锅和两个大茶炉,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也被派到厨房去打下手,保尔干起活来就像有用不完的力气似的,他的活比谁做得都多,但他的犟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气也使他吃了不少的苦。

磨难对于人的成长来说是一笔财富,保尔在这艰苦的环境中初步了解了这社会上的一些人与事,他有了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他和善良、美好的洗刷间女领班弗罗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他在这个充满霉烂的臭味和泥沼的潮气环境中呼吸到的惟一清新的空气。他憎恨普罗霍尔之流的堂倌们的无耻行径。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室消停下来的时候,堂倌们聚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大赌特赌。这些堂倌们每人当一天一宿班,就能捞到三四十个卢布的外快,收一次小费就是一个卢布、半个卢布,有了钱他们就大喝大赌。保尔不止一次地看见赌台上堆着一沓沓钞票,保尔对他们非常憎恶。

保尔感到憎恶的同时,也感到了世道的不公平。他心里想:“这些该死的家伙,他们做了什么能挣那么多钱 像阿尔焦姆这样的头等钳工,一个月才挣 48 个卢布,我才挣 10 个卢布 可他们这帮混蛋就是把菜端上去,把空盘子撤下来,就能捞这么多钱,他们凭什么 ?”

保尔还清楚地知道 任何一个洗家什的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食堂里每个有权有势的人,她们在这里是干不长远的。为了生活,这些可怜的女人不得不以低廉的报酬任由这些无耻的家伙们把她们出卖给任何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她们受欺侮却不敢反抗,眼看着出卖自己肉体的大部分钱落入普罗霍尔这些小人的手里,却无力反抗,只

有哭,只有眼泪。就连弗罗霞这样出色的好姑娘最后也得落入这样的泥沼中。

保尔认为普罗霍尔之流的堂倌们的钱是肮脏的,那上面沾满了弗罗霞这样的好姑娘们的血和泪。他们的行为是下流的、可唾弃的 他们对比他们有权势的人低三下四地伺候,却无情地任意欺压比他们地位低下的人。保尔对他们的仇恨每一天都在加深加强,他憎恨和仇视周围的一切。他时常想:

“我要是个大力士,一定揍死这些无赖!”

保尔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摆脱这个地方,但由于他未满15岁,所以阿尔焦姆没能把他安置到机车库去当学徒。

保尔为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而感到苦闷、空虚。他憎恨、仇视周围的一切。在弗罗霞离开食堂后,他的心事便只能向厨房的小学徒工克利姆卡倾诉了。克利姆卡尽管胆子很小,但他的心却很善良,他是不会把保尔的不满和忧愁泄露给别人的。

保尔的话说得越来越少了,他只是默默地干这干那,把一切想法都放在了心里。他盼望能早日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但是在不久以后发生的一件事,却使他真的离开了车站食堂。保尔怎么都没想到他会这样快就离开食堂,而离开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这是1月一个严寒的日子,保尔干完自己的一班,准备回家了,但接班的人却没来。保尔到老板娘那里去,说他要回家,老板娘却不放他走。保尔不得不连班又干了一天一宿。到了夜里,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

了,赶在 3 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但却没水了,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在一旁坐了下来,等着来水。但在不知不觉中他睡着了……

当保尔醒来时,他感到眼睛里直冒金星,浑身火辣辣地疼。他看到了普罗霍尔那恶狠狠的眼光和挥动的拳头。

满地的水和叫喊不停的嘈杂声。

保尔带着满身的伤,一步一步地勉强挪到了家。他把发生的事从头到尾地给阿尔焦姆讲完后,他又睡过去了。

保尔再醒来时,没有看到哥哥阿尔焦姆,母亲告诉他 阿尔焦姆因为痛打了普罗霍尔而被关进了宪兵队。

六天后,阿尔焦姆回家了。他对已经复原的保尔说:"比这倒霉的事还多着呢 !没关系 !你到发电厂去干吧。我已经找好人了,你可以在那学门手艺。"

保尔的双手紧紧握住了阿尔焦姆的一双大手。

保尔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社会也发生了变化。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旋风似的刮进了保尔生活着的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

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些新名词 自由、平等、博爱。

然而,喧闹的、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去了,1917 年匆匆地离去了。对保尔、克利姆卡、谢廖沙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到了多雨的 11 月,情况才有点不寻常,人们在互相间、私底下议论着一个响亮而神秘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1918 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已经在厂里当锅炉工助手整整一

年了的保尔走在从发电厂回家的路上,觉得今天小城里非常热闹,不同往常,保尔为自己的感觉而感到莫名的激动。

这大半年来,保尔接受了一些新事物,他的思想在逐渐向大人转变。他和克利姆卡、谢廖沙常常会谈到小城发生的变化。他们三个好朋友一致认为 旧政府要被换掉了,有钱人被吓跑了,就像列辛斯基一家一样。而新开进小城的那支队伍,尽管士兵浑身是土,身上带着明显的伤,但他们却令小城的人们感到了希望和兴奋,给人们以巨大的力量和勇气。

接下来,保尔很快就证实了自己的发现是正确的。他看到马路上手里拿着步枪的人越来越多,在自家隔壁列辛斯基的庄园近旁,他不久前见到的一些新面孔的人正在上马,准备出发。保尔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他决定要尽快打听出来。

保尔跑回家,想问一问阿尔焦姆,可阿尔焦姆不在,于是他又跑了出来,直奔城另一头,去找住在那里的谢廖沙。

谢廖沙是一个副司机的儿子。他父亲自己有一所小房子,还有一份薄家当。谢廖沙不在家。他的母亲不满地看了保尔一眼说道:

“鬼知道他上哪里去了 天刚蒙蒙亮,就让魔鬼给拽跑了,说什么地方发枪,他…… ”

没等谢廖沙的母亲唠叨完,保尔就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

保尔心满意足地拿着枪跑回家。他轻快地跳过栅栏,跑进小棚子,把好不容易,可以说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枪小心地藏在棚顶下面的梁上,然后开心地吹着口哨,走进屋里。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吐了出来。他觉得自己体内有一种力量在膨胀,而外面正有一股新的气流向他慢慢逼近……保尔觉得自己已是个男子汉了!

三　初　恋

在乌克兰,中心是市区,四郊是农村的小城舍佩托夫卡,一到夏天,它的夜晚就格外地美丽而又宁静,吸引着一颗颗年轻驿动的心。

一群年轻人聚在保尔家对面的木料堆上,又说又笑。保尔正在动情地拉着他心爱的手风琴,抒发他心中对美好人世间的热爱、对未来的期盼。

石匠的女儿加莉娜,这个活泼又可爱的姑娘总是爱戏弄保尔,保尔羞得满脸通红,保尔一向都有点怕她。

青年们嘹亮的歌声传向远方,传向森林。

“保尔!”这是阿尔焦姆的声音。

保尔收起手风琴,扣好皮带,离开加莉娜一伙年轻人,朝家跑去。

他推开房门,看到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坐在桌旁,另外还有一个陌生人。

陌生人名叫朱赫来,他是听说保尔的发电厂要找一名电工,所以特地托人来打听此事的。他想做这份工作,需要保尔引见一下。此人就像一棵粗壮的老柞树一样,浑身充满力量。保尔觉得他气度不凡,而且莫名地对这个朱赫来产生一种崇拜和信任的感情。

保尔和朱赫来成了同事,也成了一对亲密的好朋友。水兵出身的朱赫来很喜欢机灵的保尔,他教会了保尔很多知识。他给保尔讲解发电机的构造,教他电工技术,甚至他还教会了保尔英国式拳击的打法。保尔乐坏了,他很佩服朱赫来,但同时他也觉得朱赫来有点儿神秘。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保尔确信朱赫来是个好人。

就在保尔得到枪的 3 天后,小城里的游击队就撤走了,很快德国士兵进驻了舍佩托夫卡。所有的居民都感到紧张和害怕,大家都预感到灾难要降临了。

小城从前的市参议会所在地,革命后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办公处,现在则又成了德军城防司令部。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的命令下达如下:

“第一条　本市全体居民,限于 24 小时内,将所有火器及其他各种武器缴出,违者枪决。

第二条　本市宣布戒严,自晚八时起禁止通行。”

游击队撤走时共发给居民两万支枪,在德国兵规定缴枪的期限内共收缴了一万四千支枪,这些枪有大人让年轻人和小孩送来的,也有人在夜里扔在马路上的。可还有六千支枪藏在居

民手中,德国兵开始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搜到的却很少。

不久,传来噩耗 在城外古老的犹太人墓地旁边,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毙了,因为在他们家里搜出了步枪。

保尔得到的那支枪,被阿尔焦姆销毁了。完事后,他严肃地告诫保尔,再不许往家拿这种东西了。保尔嘴上虽然答应了阿尔焦姆,但他在心里却暗暗发誓:一定要再弄到一支枪,然后,把它藏得好好的,绝不让任何人知道。

机会终于来了。这天,天气很热,保尔从克利姆卡家回来后,四周一转,没什么可做的,他拨开板棚上面繁茂的樱桃树枝,爬到棚顶当中,躺在暖洋洋的阳光下。他所在的位置正好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列辛斯基家的情景。列辛斯基一家早在游击队开进小城之前就逃走了。现在这所房子由德国中尉占据着。

保尔把头探过棚顶,这样看到的范围就更大了,而且看得更清楚。

保尔通过厢房的窗子看到中尉在桌旁写着什么,随后又走了出去,好一会儿,这间厢房里都没人来啦,保尔朝敞开的窗口望去,整个房间看得一清二楚。桌子上一件发亮的东西吸引住了保尔,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悄悄溜到了这扇敞开的窗子跟前,这下他看清楚了,那是把漂亮的十二发曼利赫尔手枪……

德国中尉的手枪不见了 这下可闹翻了天。四处搜查,保尔家也被搜过了,但一无所获。

夜已经很深了,保尔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太兴奋、太紧张了。保尔想:这样冒险的偷枪举动,也安然无事了 那被

自己小心藏在老砖厂破窑底的手枪这回可属于我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保尔时时会为自己做过的这件事感到骄傲,也为自己守着这样一个秘密而感到振奋。可他预料不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是怎样的,他更不会想到爱神正悄悄地降临到他的身旁。

车站水塔附近有一座小桥,过了桥,便是一条很像公园里林阴道的大路。大路左边是树林,右边是池塘,池塘周围长着垂柳和茂密的柳丛。保尔常常到这儿来钓鱼,这不,他又在这儿钓鱼了。

保尔聚精会神地握着钓竿,观察着水面的动静。

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说道:

“这儿难道能钓鱼吗?”

保尔的手下意识地抖了一下。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一眼。

他的身后正站着一位正微笑的少女,她手扶着柳树,身子探向水面。她穿着领子上有蓝色条纹的白色水兵服和浅灰色短裙,一双带花边的短袜紧紧裹住了晒黑了的匀称的小腿,脚上穿着棕色的便鞋。栗色的头发梳成一条粗大的辫子。

保尔拿钓竿的手轻轻颤动了一下,鹅毛鱼漂点了点头,在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了一圈圈波纹。

背后响起了她那焦急的声音:

“咬钩了,瞧,咬钩了……”

保尔慌了手脚,急忙拉起钓竿。钩上的蚯蚓打着转转,蹦出水面,带起一朵水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